



第103期 · 2020年4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法傳迦葉

青楓：在我們的蓮花大殿上，我看到佛像的供奉與好些佛寺不同，譬如釋迦牟尼佛旁的兩位尊者，很多寺院都是供奉迦葉尊者（葉，音攝）與阿難尊者，但妙法寺蓮花大殿所供奉的兩位却是舍利弗尊者與目犍連尊者。請問大和尚，這樣不同的安排，究竟原因何在呢？

修智：簡單來講，在南傳佛教裡，譬如泰國、緬甸及斯里蘭卡等寺院，釋迦牟尼佛像兩側都是供奉舍利弗尊者與目犍連尊者的。舍利弗尊者與目犍連尊者這兩位，是佛陀的上首弟子。舍利弗稱為智慧第一，目犍連則稱為神通第一。在大乘經典裡，智慧以文殊菩薩為表率，行願則

以普賢菩薩為表率。佛經所說「信解行證」，前兩者為理解，而後兩者則指實踐。理解即是修智慧，而實踐則是修福德。理解後須配以實踐，否則成為「紙上談兵」。實踐須配以智慧，否則成為「盲修瞎練」。修福與修慧，猶如雀鳥的兩翼翼，不可缺一。在佛經裏所教導「止惡行善淨其意」，乃以福慧圓滿為目標。

至於在佛陀兩旁供奉迦葉尊者與阿難尊者，這是中國道場，尤其是禪宗道場慣常的格式。迦葉尊者以頭陀行第一為稱著，阿難尊者則稱為多聞第一。我們同樣可用「理解」與「實踐」去體會。

黃風鈴

「早春二月」的日子，我們都會見到一些花兒在開放。這是告訴我們：春天來了！今年，對於這樣的「春暖花開」尤見珍惜，面對大瘟疫的到來，迎面所見的人十之八九是眉頭緊鎖的，大家沉默地面對生活。

春天來了，在妙法寺內的園林裡也感受到這氣息。我們栽種了兩株黃風鈴，三月初，這是黃風鈴花盛放的日子。

花開的時候，葉片都是疏疏落落甚至是沒有的，於是我們所見，整棵樹都是鮮黃色的花朵。花冠大，如果繁密起來就好像一柄大大的黃傘。

本圖這株黃風鈴則花朵散放開來，却又有另一番觀賞。



青楓：「拈花微笑」這個經典故事，與迦葉尊者有關，請問：這故事的來龍去脈又是怎樣的呢？

修智：在《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·拈花品》裡是有這樣的記載。釋迦牟尼佛宣佈將會入滅後，有一次在靈山會上，大梵天王到來，他向釋迦牟尼獻上金色大蓮花。大梵天王遂請問：「世尊！今佛已成正覺五十年來，種種說法，種種教示，化度一切機類眾生。若有未說最上大法，為我及末世行菩薩人，欲行佛道凡夫眾生，布演宣說。」是時，釋迦牟尼佛却一言不發，僅是舉起手中這朵金色大蓮花，眾人不明所以，唯迦葉尊者會心微笑。佛陀說曰：「是也。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總持任持，凡夫成佛第一義諦，今方付囑摩訶迦葉。」

青楓：這就是「拈花微笑」的典故。

修智：《增一阿含經·莫畏品》第五經「法傳迦葉阿難經」有說：「我今持此法，付授迦葉及阿難比丘，所以然者，吾今年老，以向八十，然如來不久當取滅度，今持法寶付囑兩人，善念誦持，使不斷絕，流布世間。其有遏絕聖人者，便為墮邊際。是故，今日囑累汝經法，無令脫失。」

青楓：佛陀祇是拈花，而不說一語。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所謂「傳心法」。以心傳心，且擺脫一切世俗假相，後來重點落在那

一句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。」

修智：我們應該正確理解這一句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。」所謂「不立文字」，不是說不要文字，而是教導我們不要咬文嚼字，不要執着於文字，文字乃至語言是傳遞信息的工具而矣。例如問路，有人以手指指往路向，我們順著手指所示方向而到目的地。倘我們只是著眼在其手指，是毫無意義的。又如藉船筏以渡並登彼岸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汝等比丘！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迦葉尊者會心微笑，是理解到「不要得個講字，行動最實際。」用現代言語來說，即是不要「畫餅充饑」，或者「說食數寶」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須各人實踐體會，才能知道個中滋味。

我們深一層理解，迦葉尊者是修頭陀行的，他就是實實在在的一位實踐者。他的頭陀苦行是在戒貪瞋癡，有別於外道的苦行。因迦葉尊者的頭陀苦行，所以我們明瞭釋迦牟尼佛說「法傳迦葉」。

青楓：除了迦葉尊者外，釋迦牟尼佛亦點名阿難尊者。阿難尊者記性強，悟性強、理解力強，佛陀所說過的經文，他都能一一記在腦子裡。如瓶瀉水，置之一器，一滴不漏。

修智：「法傳迦葉」是要指出：以行動實踐，並且不著於文字語言相，所謂「止惡行善淨其意」，方能有所裨益。



讓心情舒暢

三月天，我們最容易見到的花朵便是杜鵑，在這個「石屎森林」裡，難得有些地方設有花圃，也好讓我們「抖抖氣」，歇息一下。

家居附近栽種了不少杜鵑花，每年這個時候，一片片，一叢叢的，鮮紅的、粉紅的、白的，聚生起來，把週遭的環境也襯托得熱熱鬧鬧，最少也帶來不少生氣。在此時此刻這抗疫日子，能看到熱鬧花開，倒能使身心舒暢些兒。

增一阿含經．莫畏品．第5經（法傳迦葉阿難經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語迦葉曰：汝今年已朽邁，無少壯之意，宜可受諸長者衣裳及其飲食。

大迦葉白佛言：我不堪任受彼衣食。今此納衣，隨時乞食，快樂無比。所以然者，將來當有比丘，形體柔軟，心貪好衣食，便於禪退轉，不復能行苦業，又，當作是語「過去佛時，諸比丘等亦受人請、受人衣食。我等何為不法古時聖人乎？」坐貪著衣食故，便當捨服為白衣，使諸聖賢無復威神，四部之眾漸漸減少；聖眾已減少，如來神寺復當毀壞；如來神寺以毀壞故，經法復當凋落。是時，眾生無復精光；以無精光，壽命遂短。是時，彼眾生命終已，皆墮三惡趣。猶如今日，眾生之類，為福多者皆生天上；當來之世，為罪多者盡入地獄。

世尊告曰：善哉！善哉！迦葉多所饒益，為世人民，作良友福田。迦葉！當知吾般涅槃後千歲餘，當有比丘於禪退轉，不復行頭陀之法；亦無乞食、著補納衣，貪受長者請，受其衣食；亦復不在樹下閒居之處，好喜莊飾房舍；亦不用大小便為藥，但著餘藥草，極甘美者；或於其中貪著財貨，吝惜房舍，恒共鬥諍。爾時，檀越施主篤信佛法，好喜惠施，不惜財物。是時，檀越施主命終之後盡生天上。比丘懈怠者，死入地獄中。如是，迦葉！一切諸行，皆悉無常，不得久保。

又，迦葉！當知將來之世，當有比丘剃鬚髮，而習家業，左抱男，右抱女，又執箏簫在街巷乞食。爾時，檀越施主受福無窮，況復今日至誠乞食者。如是，迦葉！一切行無常，不可久保。

迦葉！當知將來之世，若有沙門比丘當捨八種道及七種之法，

增一阿含經．莫畏品．第5經（法傳迦葉阿難經）

如我今日於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寶，將來諸比丘以為歌曲，在眾人中乞食以自濟命。然彼檀越施主飯彼比丘眾，猶獲其福，況復今日而不得其福乎！

我今持此法付授迦葉及阿難比丘。所以然者，吾今年老，以向八十，然如來不久當取滅度，今持法寶付囑二人，善念誦持，使不斷絕，流布世間。其有遏絕聖人言教者，便為墮邊際。是故，今日囑累汝經法，無令脫失。

是時，大迦葉及阿難即從座起，長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以何等故，以此經法付授二人，不囑累餘人乎？又復如來眾中，神通弟子不可稱計，然不囑累？

世尊告迦葉曰：我於天上、人中，終不見此人能受持此法寶，如迦葉、阿難之比。然聲聞中亦復不出二人上者，過去諸佛亦復有此二人受持經法，如今迦葉、阿難比丘之比，極為殊妙。所以然者，過去諸佛頭陀行比丘，法存則存，法沒則沒，然我今日迦葉比丘留住在世，彌勒佛出世然後取滅度。由此因緣，今迦葉比丘勝過去時比丘之眾。

又，阿難比丘云何得勝過去侍者？過去時，諸佛侍者，聞他所說，然後乃解。然，今日阿難比丘，如來未發語便解，如來意須是、不須是，皆悉知之。由此因緣，阿難比丘，勝過去時諸佛侍者。

是故，迦葉！阿難！吾今付授汝，囑累汝此法寶，無令缺減。

爾時，世尊便說偈言：

一切行無常 起者必有滅 無生則無死 此滅為最樂

是時，大迦葉及阿難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增一阿含經．馬血天子品．第5經（船筏喻經）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我今當說船筏譬喻，汝等善思念之，戢在心懷！

諸比丘對曰：如是，世尊！

諸比丘從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彼云何名為船筏譬喻？若汝等行路，為賊所擒，當執心意，無起惡情，當起慈悲喜護心，遍滿諸方所，無量無限，不可稱計。持心當如地，猶如此地，亦受於淨，亦受於不淨，屎尿穢惡皆悉受之，然地不起增減之心，不言此好、此醜。汝今所行亦當如是。設為賊所擒獲，莫生惡念起增減心，亦如地水火風，亦受於惡，亦受於好，都無增減之心，起慈悲喜護之心，向一切眾生。所以然者，行善之法猶可捨之，何況惡法而可玩習！如有人遭恐難之處，欲度難處至安隱之處，隨意馳走，求其安處。彼見大河極為深廣，亦無船、橋而可得渡至彼岸者，然所立之處極為恐難，彼岸無為。

爾時，彼人思惟方計：今此河水極深且廣，無由得度。今可收拾材木草葉，縛筏求渡，依此筏已，從此岸得至彼岸。

爾時，彼人即收拾材木草葉，縛筏而渡，從此岸至彼岸。彼人已渡岸，復作是念：此筏於我，多所饒益，由此筏得濟厄難，從有恐之地，得至無為之處。我今不捨此筏，持用自隨。云何，比丘！彼人所至到處，能用此筏自隨乎？為不能耶？

諸比丘對曰：不也，世尊！彼人所願，今已果獲，復用筏自隨乎？

佛告比丘：善法猶可捨，何況非法！

爾時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云何當捨於法而況非法？我等豈非由法學道乎？

世尊告曰：依憍慢滅憍慢、慢慢、增上慢、自慢、邪見慢、慢中慢、增上慢；以無慢滅慢，慢滅無慢；正慢滅邪慢、增上之慢，盡滅

四慢。我昔未成佛道坐樹王下時，便生此念：「欲界之中，誰最豪貴，我當降伏？」此欲界之中，天及人民，皆悉靡伏。時，我復重作是念：「聞有弊魔波旬，今當與彼戰。」以降波旬，一切憍慢豪貴之天，一切靡伏。時我，比丘！於座上笑，使魔波旬境界皆悉震動。

虛空之中聞說偈聲：

捨真淨王法 出家學甘露

設克廣願者 空此三惡趣

我今集兵眾 瞻彼沙門顏

設不用我計 執腳擲海表

是時，弊魔波旬瞋恚熾盛，即告師子大將曰：「速集四部之眾，欲往攻伐沙門。又當觀察為有何力勢，堪任與我共戰鬥耶？」

我爾時復更思惟「與凡人交戰，猶不默然，何況欲界豪貴者乎？要當與彼少多爭競。」

時我，比丘！著仁慈之鎧，手執三昧之弓、智慧之箭，俟彼大眾。

是時弊魔、大將兵眾十八億數，顏貌各異，猿猴、師子來至我所。

爾時，羅刹之眾，或一身若干頭；或有數十身而共一頭；或兩肩有三頭，當心有口；或有一手；或有兩手者；或復四手；或兩手擎頭，口銜死蛇；或頭上火然，口出火光；或兩手擎口欲前啖之；或披腹相向，手執刀劍，擔持戈矛；或執春杵；或擔山負石、擔持大樹者；或兩腳在上，頭在下；或乘象、師子、虎、狼、毒蟲；或步來者；或空中飛。是時，弊魔將爾許之眾，圍繞道樹。

時，魔波旬在我左側而語我曰：沙門速起。

時我，比丘！默然不對，如是再三。

魔語我曰：「沙門畏我不乎？」

我告之曰：「我今執心，無所畏懼。」

時，波旬曰：「沙門！頗見我四部之眾耶？然汝一己，無有器仗兵刃，禿頭露形，著此三衣。」

增一阿含經．馬血天子品．第5經（船筏喻經）

復言：「吾無所畏。」

爾時，我向波旬，便說此偈：

仁鎧三昧弓 手執智慧箭
福業為兵眾 今當壞汝軍

時魔波旬復語我曰：「我於沙門多所饒益。設不從我語者，正爾取汝，灰滅其形。又復沙門顏貌端正，年壯可美，出處剎利轉輪王種，速起此處，習於五樂，我當將和使汝得作轉輪聖王。」

時我復報波旬曰：「汝所說者，無常變易，不得久住，亦當捨離，非吾所貪。」

時，弊魔波旬復語我曰：「沙門！今日為何所求？志何願物？」

時，我報曰：「吾所願者：無憂畏處，安隱恬泊，涅槃城中；使此眾生流浪生死沉翳苦惱者，導引正路。」

魔報我曰：「設今沙門不速起于坐者，當執汝腳，擲著海表。」

時，我報波旬曰：「我自觀察天上人中，魔若魔天、人若非人，及汝四部之眾，不能使吾一毛動也。」

魔報我曰：「沙門！今日欲與吾戰乎？」

我報之曰：「思得交戰。」

魔報我曰：「汝怨是誰？」

我復報曰：「憍慢者是，增上慢、自慢、邪慢、慢中慢、增上慢。」

魔語我曰：「汝以何義滅此諸慢？」

時，我報曰：「波旬！當知有慈三昧、悲三昧、喜三昧、護三昧、空三昧、無願三昧、無相三昧。由慈三昧，辦悲三昧；緣悲三昧，得喜三昧；緣喜三昧，得護三昧。由空三昧，得無願三昧；因無願三昧，得無相三昧。以此三三昧之力，與汝共戰。行盡則苦盡，苦盡則結盡，結盡則至涅槃。」

魔語我曰：「沙門！頗以法滅法乎？」

時，我報曰：「可以法滅法。」

魔問我言：「云何以法滅法？」

時，我告曰：「以正見滅邪見，以邪見滅正見；正治滅邪治，邪治滅正治；正語滅邪語，邪語滅正語；正業滅邪業，邪業滅正業；正命滅邪命，邪命滅正命；正方便滅邪方便，邪方便滅正方便；正念滅邪念，邪念滅正念；正定滅邪定，邪定滅正定。」

魔語我曰：「沙門！今日雖有斯語，此處難克也。汝今速起，無令吾擲著海表。」

時我復語波旬曰：「汝本作福，唯一施，今得作欲界魔王。我昔所造功德，無能稱計。汝今所說，方言甚難也！」

波旬報曰：「今我作福，汝今證知；汝自稱說造無數福，誰為證知？」

時我，比丘！即伸右手以指案地，語波旬：「我所造功德，地證知之。」

我當說此語，是時地神從地湧出，叉手白言「世尊！我當證知。」地神語適訖。

時，魔波旬愁憂苦惱，即退不現。

比丘！當以此方便知之：法猶尚滅，何況非法。我長夜與汝說一覺喻經，不錄其文，況解其義。所以然者，此法玄邃，聲聞、辟支佛所修此法者，獲大功德，得甘露無為之處。彼云何名為乘筏之喻？所謂依慢滅慢，慢已滅盡，無復諸惱亂想之念。猶如野狸之皮極修治之，以手拳加之，亦無聲響，無堅硬處。此亦如是，若比丘慢盡都無增減。是故，我今告汝等曰：「設為賊所擒獲者，勿興惡念，當以慈心遍滿諸方。猶如彼極柔之皮，長夜便獲無為之處。」

如是，比丘！當作是念！

當說此法時，於彼座上，三千天子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；六十餘比丘還捨法服，習白衣行；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，得法眼淨。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

源遠流長的 佛教造像藝術

（節錄）·樓培敏·

（原刊於一九九〇年一月《內明》第二一四期）

每每步入寺廟、佛堂或石窟，便可瞻仰到泥塑、木雕、石刻和金屬、陶瓷澆鑄的佛像。佛的雍容大度、安靜慈祥 and 靜坐默想之態，使人肅然起敬，自然令人生起拋却塵世俗念，遁入清淨無為之境的念頭。於是人們發出種種感嘆、感嘆佛的威嚴。感嘆之餘，又作出種種揣度，尋思佛像的威嚴所在。當然，佛像之給人以端莊肅穆的感覺，首先在於宗教的感染力，但無疑也是佛教造像產生的藝術效果。

在印度佛教造像日趨衰落之時，中國的佛教造像却得到了充實的發展，並至唐朝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。中國的佛教造像明顯地帶有印度犍陀羅藝術和笈多藝術的痕迹，遵循佛教造像學的嚴格規定，又融入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。可以說，中國的佛像，是豐富多彩，絢麗多姿的佛教造像博覽館。

中國佛教造像對印度造像藝術的吸收表現在兩個方面。一是金盤引進，帶着顯然的印度造像遺風。敦煌莫高窟的早期壁畫和彩塑就是如此。以各

種姿態在空中飛舞的「飛天」，彩帶縈迴飄揚，和至今保存在阿富汗具都庫什山巴米羊谷的壁畫如出一轍，而巴米羊谷的壁畫正是當年犍陀羅藝術的重要遺迹。莫高窟現存最早的彩塑作於公元五世紀北魏時期，塑像通體高大，通鼻高額，細眉長眼，髮髻呈螺旋狀，長袍袈裟有飄逸之感，顯然是印度造像的翻版。與笈多王朝同時期的我國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的早期造像，也純然是笈多式的：佛像高大，寬肩、粗頸、臉形豐滿、鼻樑端正、唇厚耳長、面露微笑，披通肩或袒式袈裟，衣紋凸起。當然，其中不乏犍陀羅格調，但這本來就為笈多藝術所保留的。

中國佛教造像對印度造像藝術吸收的表現之二，是自始至終嚴格地遵守造像學的「三十二相」規定。晚於笈多藝術的中國佛像，眉間又有了白毫，頂上或作高髻，或作螺旋形髮卷，天庭飽滿，目光下垂……等等。尤其是頂上作髻，還影響到塵世習俗。唐朝以高髻為美，甚至把高髻與佛、菩薩

相提並論。公元七世紀後半葉，在位二十年的武則天，喜好高髻，為她樹碑立傳的龍門石窟著名奉先寺本尊大盧那舍像，也頭梳高髻，酷似武則天。武后為此大為嘉獎，賞銀萬兩。唐宣宗大中初年（公元八四七年），西南女蠻國入貢，其使節皆梳高髻，戴金冠，身上掛佩許多瓔珞飾物，被唐人稱為「菩薩蠻」，亦是一例。唐代著名的舞蹈編導李可後還據此編成『菩薩蠻舞』，在佛陀降誕節演出。

但是宗教和藝術，作為一種文化，畢竟需要自己賴以生長的土壤和根基，中國的佛教造像隨着時間的演進，不能不植根於中國的民族文化中。它的根蔓順着兩個方向延伸。

其一是向着中國式的宗教意識、倫理道德、審美意趣方向延伸。對佛陀的崇拜開始轉向對菩薩的崇拜。在中國一般的佛教意識中，佛是彼岸的——覺行已經圓滿；菩薩則是連接此岸和彼岸的救世者——隨類現身，是可親可近，可望可及的。於是，中國的藝術家開始塑造了端莊秀麗、安祥慈愛、栩栩如生的女身菩薩，希冀擁有母親般寬大胸懷的菩薩救渡眾生擺脫苦海。其結果，便是塑造了各式各樣的女身菩薩像。

中國文化是封閉的、理性的、精細的。與悉達多同時代的孔子，與佛教同時創立了儒學。「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」的儒家說教，以及後來「存天理、滅人欲」的宋明理學，牢牢禁錮着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行為，致使中國的佛教造像必須恪守中國的道德傳統。在佛教藝術中，我國根本沒有裸像，頂多只是微微的袒胸和服飾上的稍稍透明。印度藝術家尚崇的肉感和生命力，通過微露的冰肌玉膚，豐滿脖頸下巴上的精細綫紋給以隱約的表現。可以說，這是中國佛教造像和印度佛教造像的一個根本區別。及至後來，服飾多褒衣博帶，甚至連透明薄衣都變成了寬袖大袍。印度造像藝術中表現輕薄、飄逸，飄飄欲仙的技法，則被運用到繪畫中，著名的「曹衣出水」、「吳帶當風」便是。

中國佛像的形體，不同程度上為不同時代的世俗審美情趣所左右。我國南北朝時，一度大規模營造寺廟石窟，雕琢佛陀塑像。南北朝人因以清瘦平

練為美，佛教造像也多面相清癯瘦削，甚至連「飛天」也變得清瘦削長了。佛緣雖然面帶笑容，但却給人一種可畏不可親的森嚴之感。所以隋唐起，瘦削清癯的塑像又轉向雍容渾厚，面容豐滿，耳垂增大，肌膚豐腴可愛。後世的佛教造像基本沿襲了唐代的風格。此外，造像中世俗審美情趣還表現在服飾上。寬袖大袍的另一種說法，即是認為臨摹了唐代衣裝，符合當時的時尚。

其二是向着雍容華貴的裝飾和精工細雕的技法延伸。中國的佛教造像經歷過三個高潮期，即南北朝的梁武帝時、唐代和清朝的康熙年間，前、後二期分別以洞窟和寺廟造像為主，唐則介乎二者之間。這三個時期在中國歷史上都是政局相對穩定，經濟繁榮發展時期，大規模的造像，首先是皇室的竭力提倡，梁武帝是虔誠的佛教信徒；龍門石窟是唐皇室出巨資營造的，此外還修建了許多著名寺廟；而康熙皇帝則遍歷名山古剎，我國許多寺廟至今存有康熙御筆或御題。經濟的繁榮和皇室的倡導，使造像朝着奢華方向演進，光彩奪目、金碧輝煌成為造像藝術的一種追求。其結果，便是不惜重金，在塑像外面塗上金粉，貼上金箔，以顯示佛的神聖、高貴和輝煌。造像觀念侵入了濃厚的塵世俗氣，成為封建統治階級意識的一種折射。佛像貼金起於何時，無以查考，到了清代，更已經成為造像學上不成定則的定則。善男信女不斷出巨資捐助寺廟塑造金碧輝煌的佛像。名聞遐邇的江南古剎靈隱寺，大殿中的釋迦牟尼佛像，用二十四塊香樟木雕成，可以拆卸，佛像十九點六米，連座二十四點八米，僅表面貼金的黃金，就用去九十六兩。更有甚者西藏布達拉宮的一尊喇嘛像，竟用去金子十一萬兩。

當然，這樣豪華富麗的塑造佛像並非中國僅有，泰國甚至有耗金五點五噸，高二米的純金佛像。鎮國之寶碧玉佛，也頭戴純金桂冠、身被金縷衣，安放在十一米高的鍍金祭壇上。金縷衣以飾有網狀花紋的金子做成，上嵌寶石的為熱季穿戴，綴有藍色珠寶的為雨季更換，純金制成的則為涼季披掛。如此佛像，確為稀世珍寶。

造像藝術雖只雕塑鑄造，但却幾乎集了視像藝

術之大成。中國的視像藝術舉世聞名。民族文化溶入佛教造像中，更使造像藝術多姿多彩。瓷佛是中國絕無僅有的，四川峨嵋山報國寺，供有明永樂年間（公元十五世紀上半葉）制作的一尊彩軸瓷佛，佛像高二點四米。玉佛、銅佛更是比比皆是。至於木刻佛像，更是「精工細雕」的典型。木刻佛像一般採用紅木、香紅木、楠木、棗木、樟木等上好木材。所刻佛像，精緻到能見縷縷髮絲和衣帶飄動時的折摺，雙目傳神，如同真人。上海玉佛寺，雖以一點九米高的整塊白玉雕成的坐佛和碧玉卧佛著稱，但寺內所供的多尊各類木質刻成的雕像，也吸引着朝拜者和遊客，是中國佛教造像和民族文化相溶合的珍貴文物。

隨着佛教的弘揚，佛教造像不再囿于佛像，尤其在中國，當時釋迦牟尼佛的膜拜進一步發展為對諸佛、諸菩薩的信仰以後，造像更大大擴展了自己的藝術天地。比如：觀世音菩薩就有三十二應身像和六身像；羅漢有六十、十八乃至五百身。馳名中外的蘇州西園寺，有羅漢五百尊，造型各異，有手長四米多的，眉長一米多的。被佛化的南宋名僧道濟（即濟公）像，左、中、右三個角度分別現出「愁苦相」、「歡喜相」和「啼笑皆非相」，堪稱造像藝術中的傑作。造像還以尊像發展為羣像。最典型的是大殿釋迦牟尼像背後「童子拜觀音」為主體的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」海島羣塑圖。故事出於『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』，說善財童子因降生時有種種珍寶湧現，故名「善財」。他經五台山文殊菩薩指點，次第南行，參訪了海雲北丘、善住比丘等五十三個善知識（即明師），最後到達南海補陀洛迦山，拜見了觀音，後修得正果，做了觀世音的上首脅侍，即左脅侍，以曉喻天下眾生「即身成佛」。杭州靈隱寺的海島圖，共塑尊像一百五十二身，圖上身掛肚兜，面向觀音拱手的就是善財童子。觀音菩薩站在鯨魚頂上，手持淨水瓶，據說倒出的淨水可以普渡眾生脫離苦海，到達彼岸的極樂世界。整幅塑像氣勢雄偉，洶湧的海濤中，微露巨鯨的頭，鯨魚頂上的觀音菩薩高大，端莊、慈祥、秀麗。羣像中其他人物比例較小，除了面貌、神態各異的五十三位善知識和各大菩薩金剛外，上端還有表現釋



迦牟尼在尼連禪河（今印度的法爾古河）畔六年苦行，骨瘦如柴、眾獸為他獻祭，糜鹿為他獻乳的故事。圖像四周是觀音救八難羣塑，表現了地獄、餓鬼、畜生八大障難。立體羣塑中一百五十二尊像維妙維肖，可謂是造像的集萃。

佛教造像在進入本世紀以後，藝術上無多大進展，但是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發達，為佛教造像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資金先進的材料、技術和手段，使佛教造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，寺院佛堂更顯金碧輝煌。

中國地域遼闊，佛像遍布名山大川、山崖洞窟、廟宇殿堂，數以萬計。當你虔誠膜拜時，似乎覺得千佛一面。可細細瞻仰，才知各有姿態，神情面貌千變萬化。這些佛陀、菩薩像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，使人在瞻仰禮拜之際，如親見佛和菩薩，其出神入化的效果，無不歸於精工細雕、巧奪天工的佛教造像藝術。

信不信由你

為「聖人」、「偉人」立傳，在一些「傳統」的寫法，總是添加上「神話」色彩的，而讀者又似乎習慣成自然地接受下來。

禪宗六祖惠能滅度的時候，《壇經》裡居然有這樣的描寫——「大師滅度之日，寺內異香氣氤數日不散；山崩地動，林木變白，日月無光，風雲失色。……」

這與實際有多大距離？不曉得。寫佛祖出世，說他是從母親的脅下而出的，這一點同樣地教人「不可思議」。原來，描寫道家裡老子的出生，也是這樣的，他也是從母親的脅下出來。老子為甚麼叫「老子」？故事裡說：因為老子一出生已是滿頭白髮，所以叫「老子」；又，老子之所以姓李，故事說他是在李樹下出生的，所以姓「李」。

那麼，他名為「李耳」這個「耳」字又從何而來？原來，老子的耳朵很大很長，何止耳長及肩，且更是長到垂到腰間去，所以稱為「李耳」。

這樣的「大話西遊」都幾有趣。

擺正牌的「打小人」

每年農曆二月初一左右，有二十四節氣裡的「驚蟄」，它是第三節氣。所謂驚蟄，其意是每年此際大地回暖，春雷也開始鳴響了，進入冬眠狀態的蛇蟲鼠蟻在這時節便會驚醒，所以稱為驚蟄。

這是農耕社會的情形。今天，我們城市人對驚蟄沒有甚麼特殊意義。在香港，它的「意義」是甚麼？

居然是：「驚蟄」來了「打小人」的日子也來了！今年三月五日是「驚蟄」，如果你在這天走到港島灣仔「鵝頸橋」下看看，可見到一番熱鬧，特別是今年此際正藉瘟疫大流行，人們在家防疫避疫，百業蕭條，也真難得見到這裡「打小人」聚集的熱鬧情景。

「打小人」，這種傳統的民間「玩意兒」，本來就視為一種遊戲好了，或者是一種心理發洩吧，「難得」有些人居然會「一本正經」地做起來，而且視為一種營生。

一年三百六十餘天，幾乎每天我們都可以在「鵝頸橋」下看到這些檔口，幾位上了年紀的檔主，用鞋底為街客打起「小人」來了：噼噼拍拍的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檔前更放設好些「神像」。這種「煞有介事」、一本正經的做法，也引得遊人駐足而觀。

灣仔「鵝頸橋」這裡，大概有十餘檔吧，有趣的是個個豎起告示，特別強調的聲明：「香港政府發牌」。

噢，即是「擺正牌打小人」也！

除了「重點營業打小人」外，還會做些招財納福、催旺桃花，有個別甚至可以同你做埋擇日改名、面相掌相，真是「十八般武器」件件出齊。通常「打小人」的時間大概是十餘廿分鐘，盛惠五十大元。

這「擺正牌打小人」的「城市一景」，在平日也可以看到的，而且在那裡已經營了三幾十年了，也可以視之為香港人的「集體回憶」。



「愛蓮說」與淤泥

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先生，寫了一篇「愛蓮說」，內裡有一句給後世人經常引用的話語，那就是——

「蓮之出淤泥而不染！」

無論我們是在荷塘裡看到蓮花（荷花），還是單獨地看到蓮花的擺設，它那挺拔的莖，莖上便是那朵隨風輕擺的蓮，淡淡的紅，更顯得它在明艷亮麗裡透出清雅，難怪周敦頤譽之為君子。蓮的確很君子，特別是那一句「出淤泥而不染！」

可是，我每次讀到這一句總是有點「不舒服、不自在」的。蓮，固然是「出淤泥而不染」，但有沒有想到，它正好是有這淤泥的養料供養而生長起來的。

淤泥成就了蓮花的高潔！

淤泥，就像我們家裡的父母，他們任勞任怨、茹苦含辛地把我們養育成人，他們就像荷塘裡的淤泥，默默地、不計得失地去成就了荷花（蓮花）的高潔。



食店一景

圖中所見，在過去，你不可能見到，要是見到了，你也會說：「這家食店，有無搞錯？咁都得！」。

我在一粥店裡就看到這情景。這樣的用透明硬膠間格開來，不但不會有「搞笑」的感覺，反而叫一眾食客欣賞，齊聲讚曰：「幾有心思嘅！」在大瘟疫從天而降的今天，我們在街上走動，見到的都是人人戴上口罩，但當進食之時，不得不把口罩除下，但又怕口水橫飛，這食店這方法好！

感動與傷感

隨街踱，看到鬧市中不少店舖「關門大吉」。這次瘟疫大流行，大家真是被害到「雞毛鴨血」。

在一條小小橫街的街口，看到一個販賣毛公仔的小小檔口，檔主正在用清水清洗旁邊的坑渠，而她的小店裡，在毛公仔旁邊貼上一行字，很教我感動的，那字條寫上：「天佑香港，全民抗疫！」

正想在心中加上一句「對呀，加油，加油！」但把眼睛向右望過去，却看到一行字——「結業清貨！」

好傷感啊，天佑香港！



這樣的題目，可能有讀友看了會發笑！——甚麼何謂量入為出？還不簡單麼，即是叫我們「慳的使」，唔好「洗腳唔抹腳」，唔好「大花筒」！

也是！不過，我認為這「量入為出」不僅僅是上述的意思，「慳的使」固然是重要，可是有一樣似乎不少人都忽略了的，這就是「應使則使」！這是相應於「慳的使」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不妨再想多一點，除了「應使則使」之外，是不是可以寬裕一些，即是俗語所謂「闊佬」一些呢！舉些實際例子來說吧！你有千萬家財，正所謂「下半世打跛腳唔憂」，但你偏偏說甚麼「應使則使」，那麼，

何謂「量入為出」？

蒙「主」寵召之時，剩下一大筆錢做甚麼？這就不是「量入為出」了。——所以

說，「量入為出」是包括你可以「充裕」時便不妨「充裕」。如果我們有充裕的金錢，拿出一些來做社會之事，幫助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，這也是「量入為出」呀！

——教我聯想到「量入為出」這四字的，是前些時看到有人大量地搜購口罩，他已擁有四、五百個了，還在「心慌慌」地希望再多一些，他可沒有看到有些老人家排隊四、五小時仍買不到一個口罩嗎？所謂「量入為出」，也正是要顧及他人。

內心的計較

剛看到一則「視頻」，讚賞一位藝人的無私奉獻，她經已退休（其實無所謂退休），她今年也八十多歲了，無兒無女，但這次瘟疫肆虐，她為武漢捐出了一百萬元。（默默地付出，並沒有大鑼大鼓地去宣傳甚麼！）

當我看到這網上信息時，很為之動容，但也同時想到一點不大舒服的，這與當事人無關，是傳播這信息的有心人有一點「內心的鬱結」吧！

是甚麼呢？她說——

「這樣把幾乎所有的家產也捐出來了，這才稱得上真正慈善之明星……，沒有多少人關注這位熱心公益者，這教人心寒！……」。

大抵意思是這樣，我說「令我看了不大舒服的」，就是這兩點說法。一、祇要是做善事就好，無所謂多與少、大與小，無分別心；二、如果我們以平常心去觀視做善事，則所謂「關注不關注」，又算得甚麼呢？更談不上「心寒」兩字。

這都是我們內心的計較。

帳篷避疫

瘟疫大流行，全球驚恐！香港當然也不例外。平日，我們於周日在公園裡，甚至是一些「行人隧道」、「天橋」底，會見到外傭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打打紙牌，傾談一些心事，反正周日放假一天也無特別地方可去。

可是，這幾個月來，慘啦！聚在一起，口沫橫飛，容易出事。不僅她們自己害怕，東主也害怕也！

前些日子，在周日那天專誠到公園去看看情況。

那種聚集的情景已少見，這些外傭大抵都分散開來！——相信有不少東主寧願他們周日也留在自己的住處作自我隔離，不希望見到她們聚集。我這天看到一個有趣情景，在這一大大片草地上，居然建搭起十餘廿個小帳篷，小帳篷也散開來，原來，她們三個、兩個的「躲」進小帳篷內，這也可以說是防疫避疫的一個方法。

這天，在這大草坪上，還看到十幾個洋人，有男有女有小孩，大抵他們也趁着假日到一些比較空曠的地方走走，舒緩一下身心吧。



集.體.回.憶

街頭寫生——吾土吾情



中環嘉咸街舊貌

何

謂「集體回憶」？我看重點在「集體」兩字，但所謂「集體」，很多時也是很主觀的，而且「集體」也者，祇是相對而言。

也許，我們也不必「鑽牛角尖」地鑽進「集體」兩字去。日前，看到畫友潘淑珍的最新出版畫集——「吾土吾情」，細閱之餘更不無感慨。她是十分勤奮的「街頭畫家」。何以用上「街頭」兩字？就因為這位女畫家十年如一日地、勤奮地在寫香港街景，特別是行將消逝的舊風貌。她帶着感慨地，不避日晒雨淋的站在街角，把這些「感慨」都用鋼筆、毛筆灌注在畫紙上。

她的畫集用「吾土吾情」作書名，更是清晰明白地讓我們看到她的取向。如果對眼前這一樹一花、一磚一瓦沒有感情，那是無法表現得好的。

我翻閱她這畫冊，起初也帶着一點奇怪：平生看的寫生畫作也不少，怎麼看她的這畫冊總是有點與別不同的特別？特



馬灣魚場

別在哪？一時之間也說不出個道理來。再多看一兩遍，有所悟，原來潘淑珍不是為寫生而寫生，她是把感情灌注進去。

寫生也好，速寫也好，很多朋友的確是「為寫而寫」的，如果作為筆墨的練習，作為一種印象紀錄，為了時間與環境，這做法也未嘗不可。但如果作為「作品」，你便非有感情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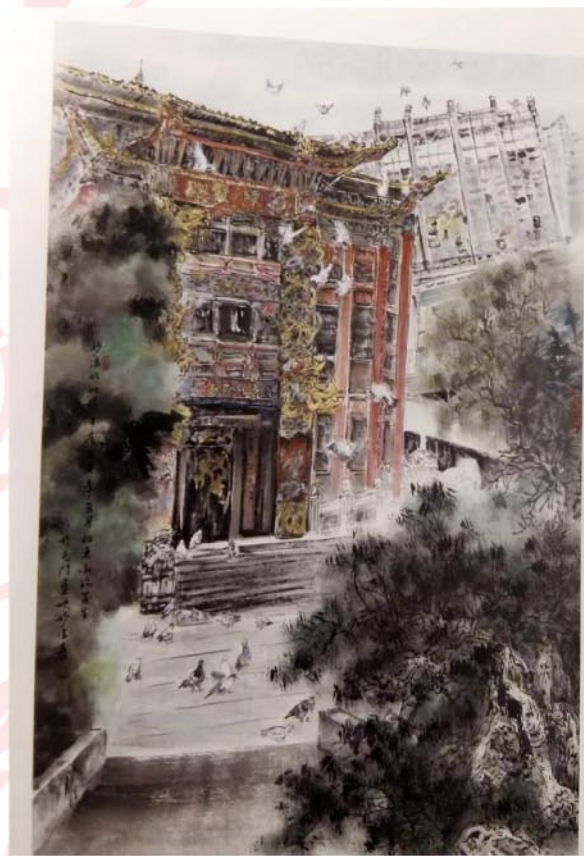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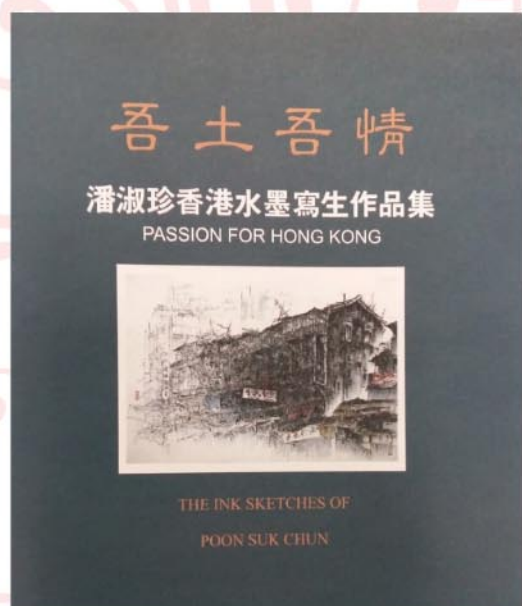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吳冠中的一些江南水鄉與街巷寫生，便充分地感受到這點。

出現在「吾土吾情」畫冊裡的作品，很多就是我們生長在這裡的集體回憶，譬如「中環嘉咸街」，今天這些牌檔已遷拆了，風貌不再。

如果你常在新界行走，定然看到不少花牌，特別是在一些民間習俗裡的「誕期」，這些花牌把周遭環境點綴得一派熱鬧。喜歡寫生的畫友對此又豈會放過？在潘淑珍畫冊裡，看到兩幅這方面的作品，一看到畫面內寫的垂掛在花牌上紅艷艷布條，立即有一份親切感，也許這就是我們集體回憶的共鳴吧！

最引起筆者共鳴的，當然是這幅「藍地妙法寺」的寫生，把新舊兩殿集在一起。我每次回到妙法寺，都會愉悅地看看這寺貌，這可是我的「吾土吾情」呀！

· 陳青楓 ·



妙法寺寫生



新界花牌



鳥與烏

雖說我們的方塊字大多是從象形中來，但「象形」兩字說說簡單，真叫你處理起來，用簡單幾筆便令人想到象形，這才不簡單呢！——要舉的例子，俯拾即是。

就拿這個「鳥」字來說吧，它看起來就真像一隻鳥。在甲骨文年代，這個「鳥」字豎起來的，就好像一隻站着的鳥，慢慢地演變成今天這個樣子，但依然很象形。

鳥字，又令我們想到那個「烏」字。鳥字是鳥字少了一點「丶」，那就好像鳥兒沒有了眼睛，眼睛沒有了，不就黑暗一片，看不到了嗎？於是這個「烏」字便有黑與暗的含意，譬如烏鴉，全身是黑的，而叫聲「鳴鳴」，遂有「烏鴉」之名稱。「烏衣」，是黑衣；烏雲，指天上黑雲；沒有組織的聚合，稱為「烏合之眾」，那是再鮮明不過了。

有些字除了取形之外，還取其意，譬如這個「盲」字，不就像「烏」字那樣容易理解嗎？「瞎」字亦然，——目因為受了損害，所以「瞎」。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-1A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